

# 《續》

中文系一年級  
茜茜

冬夜，寒風不斷敲打着病房那戶緊關閉着的狹小鐵窗，發出低沉的悲鳴。我望着窗外那棵虛弱的老樹，瘦削的枝桠上只剩下最後一片黃葉，牢牢地抓緊着老樹的枝節。我默默祈求它不要落下。它用盡一切的力氣，卻還是被寒風吹得來回搖動，在肅殺的冬夜裏顯得格外單薄和脆弱。

病牀上，外公輕輕地發出一聲呻吟，猶如一張薄紙，悄悄地落在了病房的某一角。他凹進病牀的身體裏插滿了流動着各色液體的透明管子，像是要在他身上掏出幾個溢出鮮血的洞孔。他艱難地吐出幾個斷斷續續的單字，我馬上沿着病牀邊坐下，將耳朵靠近他戴着氧氣罩的面孔旁。他彷彿花掉了全身的力氣，伸出枯枝般的手腕，拉了我垂在他身旁的毛衣衣角。我像是感應到什麼似的，馬上伸出手包裹着他瘦削的掌心。他的掌心還餘留着一絲滲進我皮膚裏的溫暖。他不斷用手掌摩擦着我暖烘烘的雙手，最後輕輕勾起了我的尾指。不斷閃爍跳動着的心跳儀突然「嗶」的一聲連成一線，然後用很長一段時間，無聲地看我。外公的手慢慢垂下，右手食指和姆指還輕輕地勾着我的食指。我感覺到外公的手正漸漸地開始泛涼，我馬上放下他的手，想要保存他帶給我的，這最後的一絲餘溫。

我躺進那餘留着他溫暖體溫的，凹了進去的病牀裏，用雙手緊緊握着放在窗台邊的那個他用了二十多年的軍綠色的保溫瓶，一陣熟悉的暖流貫穿了我的全身。

北方的寒冬，凋零的雪花一片接着一片緩緩地落下，我輕輕呵出來的霧氣，不過一會兒，便在空氣裏結成了冰。鵝毛般的雪花，從看不到一片雲霞，透不進一縷輕煙的天空飄曳而下，鋪蓋在路邊平房瓦裝的屋頂上。冰冷的白雪在馬路上鋪成了一條幾寸厚的茫茫雪路，四處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冰雪將射落下來的陽光投射回去，讓馬路泛着迷人的閃光。

我和外公並肩走着，他總愛給我一串冰糖葫蘆。我張開口吃，呵出來的霧氣在空氣中迅速結成了冰。我的嘴角被凍得裂開了縫兒，痛得我不斷用舌頭去舔。外公手上總是拿着一個軍綠色的保溫瓶，他將瓶子移去另一隻手，然後用剛碰過暖水瓶的手掌來牽我。他的手很大，能包起我整個緊緊握着的拳頭。有時他會將牽着我的手，放進他呢子大衣的口袋裏。他在口袋裏輕輕用手掌磨擦我的小手，彷彿能磨擦出無窮無盡的溫暖能量。我黏着冰糖葫蘆糖漿的嘴角好像不那麼刺痛了，身體像是被灌進了滿滿一大壺外公軍綠色保溫瓶子裏的暖水似的。

走着走着，我和外公便來到了他工作的那棟灰色大樓。外公鬆開握着我小手的溫暖的大手，我不捨地望着他，用細小的拇指和食指輕輕地勾着他的尾

# 文苑

指。他將軍綠色的保溫瓶給了我，轉身走進那座被白雪蓋著的灰色大樓裏。我沿着馬路往回走，路上還看到我和外公一深一淺的兩行腳印。我將手中的軍綠色保溫瓶握得更緊，瓶子裏的水好像沒那麼燙了，正在慢慢地慢慢地泛涼。但是無論寒風怎麼吹，我的掌手還是有着一絲熱烘烘的暖意。我想，這是外公手掌裏的餘溫。我緊緊地握着拳頭，不讓這僅有的一絲溫存過早地散去。它好像有着一股無窮的力量，直往我身子裏去，很快便貫穿了我的全身。保溫瓶上的暖意遲遲沒有散去，我裹着溫暖的小棉袍，一奔一跳地往回去。路邊的平房頂上，盛載着一朵朵滲進了無數糖分的棉花糖，我的身上包裹着無限的暖意……

病房那扇狹小的鐵窗外，狂風不斷咆哮着，發出嘶啞的怒吼，我躺在外公凹進去的病牀裏，上面還餘留着他身上的那陣溫熱。我緊緊握着拳頭，不讓外公留給我的餘溫過早地流走，指甲深深掐進我的手掌中去。

窗台上軍綠色的保溫瓶已漸漸泛涼，外公留給我的餘溫正在無聲無色地漸漸褪去。我看着鐵窗外老樹枝桠上的那片黃葉，被寒風捲去了無邊無際的遠方……